

研究报告

欢迎扫码关注
工银亚洲研究中国工商银行（亚洲）
东南亚研究中心李卢霞 肖晶 侯鑫或
苏静怡 祝修业欧亚文明熔炉与地缘博弈枢纽
——土耳其概览、动态及展望

阅读摘要

土耳其横跨亚欧大陆，总人口约 8600 万，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总统共和制多党派国家，对外奉行独立“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法律体系以大陆法系为基础。土耳其政府重视科技发展和科研投入，重视提升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水平，积极吸引外资。

自 1980 年起推动经济自由化转型，经济总量持续提升，在突厥国家组织中的占比也不断提升，经济增长仍高度依赖设备及资源进口，长期面临较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压力。银行业、证券业发展相对成熟但保险市场仍处初级阶段，伊斯兰金融近年增长较快但全球占比仍低。

中国内地是土耳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国，对土投资聚焦于高端制造和新能源产业、占比仍偏低。2024 年 10 月，中土签署了《自然资源与采矿业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2025 年 6 月签署了在土耳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中国香港与土耳其贸易额相对较小，近年土耳其对港顺差增加，香港对土投资占比仍较低，2024 年 9 月双方签署了《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短期看，土耳其经济有望实现平稳增长，但高通胀与货币贬值压力仍大，货币政策面临抗通胀和促增长的权衡挑战。**中长期看**，土耳其政府吸引外资、发展高科技产业等积极政策有望加速经济结构转型，逐步缓解通胀和货币贬值困境，地缘局势阶段缓和也可提供有利外部环境，但仍需持续关注地缘形势或有不稳定性带来的内外部挑战。

正文：

一、基于 PEST 框架的土耳其概况

土耳其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ürkiye，或简称“土”）横跨亚欧大陆，其中 97%位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3%位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三面环海，北临黑海，西临爱琴海，与希腊、保加利亚接壤；南临地中海，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接壤。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总人口约 8600 万，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土主体民族为土耳其族，其次是库尔德族、占土耳其总人口的 15%-20%，主要聚居于东南部。首都安卡拉是全国政治中心，伊斯坦布尔是全国经济中心，人口超过千万。2024 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约为 1.23 万亿美元（人均 GDP1.4 万美元）¹，同比增长 36.7%，但由于土耳其通胀高企，2024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同比增长 60%，按不变价计，土 GDP 同比增长 3.2%-3.3%。

（一）政治环境（Politics）：总统共和制多党派国家，国内外地缘紧张局势阶段缓和

总统共和制多党派国家。土耳其前身为奥斯曼帝国²，

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土耳其统计局的 2024 年土耳其 GDP（现价）分别为 1.36 万亿、1.32 万亿、和 1.23 万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18.3%、17.9%、36.7%。

² 奥斯曼帝国（1299-1923）由起源于中亚的突厥部落首领奥斯曼一世建立，并以其名字命名，是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突厥穆斯林帝国，继承了东罗马帝国文化，1923 年在土耳其民族运动领袖凯末尔领导下，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继承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核心领土，同时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终结。土耳其国名即来源于奥斯曼帝国末期的突厥民族认同，意为“突厥人的土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战败并分裂、沦为半殖民地，1923年在土耳其民族运动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正式颁布，确立了议会共和制的国家政治制度，并明确土耳其为世俗国家，禁止将国家秩序建立在宗教教义上。2017年土耳其通过史上范围最广的宪法修正案，其国家政治体制由议会制³转变为总统制，总统拥有更广泛的权力，议会的权力被大幅削减，**总统兼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副总统、部长以及司法官员，可不经议会批准颁布法令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可解散议会。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2023年，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AKP）党魁——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埃尔多安）⁴成功连任总统，下届选举预定于2028年5月举行。**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是最高立法机构，实行一院制。采用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共设600个席位，政党需获得全国7%以上的选票才能获得席位，根据2023年公布的选举结果，有14个政

³在议会内阁制下，议会多数党领袖作为总理拥有行政权，而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履行礼仪职责。议会制下的土耳其为多党联合政府，执政效率低；总理与总统“二元领导”体制下权力之争导致执政矛盾、政局不稳；同时议会制下的土耳其军队一直是世俗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当土耳其陷入政治混乱、经济混乱、联合政府无能为力时，民众寄希望于军方进行干预，然而频繁的军队干政既损害军队形象，也成为悬在文官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利于民主进程。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爆发，进一步催生了土耳其民众对政治强人的需求，使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及其带领的正发党（正义与发展党，AKP）的权力得到极大加强，正发党政府借此推行总统制。

⁴埃尔多安曾担任总理（2003-2014）和伊斯坦布尔市长（1994-1998），1954年生于伊斯坦布尔，2001年创立正义与发展党，2003年出任总理并开始长期执政。2014年埃尔多安由土耳其总理转为直选总统，并推动政治体制转为总统制。

党赢得席位，最大政党正发党获 268 席 (44.5%)，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获 169 席 (28.2%)，议长来自执政党正发党。

土耳其国内外地缘紧张局势阶段缓和，2025 年 3 月，因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被视为 2028 年总统选举的主要反对党候选人）被土耳其警方逮捕，土耳其爆发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和抗议，反映土耳其反对党与执政党的政治博弈和冲突加剧⁵。但随着叙利亚政权变更、土耳其在中东地缘影响力显著提升，以及库尔德工人党宣布解散并结束武装斗争，土耳其国内的民族关系缓和，安全形势好转，为土耳其改善其外交关系、解决长期存在的难民问题提供良好契机，同时也有助于政府提升支持率和稳定国内政治局势。

对外奉行独立“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土耳其是 G20 成员国、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候选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现任埃尔多安政府实行多极外交政策，在复杂国际博弈中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在中东以及亚欧非事务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

2025 年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呈现由长期的“对峙僵局”到“有限回暖”转折态势，双方讨论在军事、经贸领域加强合作⁶。与**欧盟**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但入盟进程持续遭冻

⁵ 正义与发展党以伊斯兰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基础，试图重塑土耳其民族认同，使其更符合保守派选民需求。共和人民党则坚持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反对宗教干预政治，主张维护土耳其的世俗国家性质。2024 年执政党正义发展党自 2001 年以来首次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在关键的首都安卡拉以及第一大城伊斯坦布尔皆胜出，并赢得其他 15 个城市的市长席次，政治环境趋于紧张。

⁶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近年因在伊斯兰教政治运动人士的引渡

结⁷。在中东地区支持哈马斯并将以色列定义为“首要威胁”；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地区建立军事存在。同时积极参与突厥语国家事务，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

（二）经济环境（Economy）：自1980年起推动经济自由化转型，长期面临较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压力；银行业、证券业发展相对成熟但保险市场仍处初级阶段，伊斯兰金融近年增长较快但全球占比仍低

第一阶段（1980年-2001年）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市场化后的初步探索时期。在1980年土耳其经济自由化改革前，土耳其处于冷战前沿，较长时期实施计划经济和“进口替代”，工业制造业以国有企业为主，且工业投资以军事工业为主，缺少私营经济，缺乏技术和原材料，没有出口换汇能力但不得不进口设备和原材料导致财政赤字和货币贬值压力，外汇管理严格（私营企业和个人不可积累外汇）、外汇黑市盛行。土耳其前总理、第八任总统厄扎尔⁸推行改

问题、库尔德武装问题、以及俄罗斯和伊朗立场等方面与美国分歧加大，双方经贸、军事合作大幅下降。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土美关系出现重要转折，9月伴随埃尔多安访问美国，两国开始讨论在军事和经贸领域的合作。2025年8月美国将土耳其部分商品关税从10%提升到15%，但并未覆盖钢铁、汽车等行业，相较其他国家高关税，美国对土耳其关税更为温和、可能使土耳其商品更具市场优势。

⁷1999年12月，欧洲理事会承认土耳其为欧盟候选国，2005年土耳其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2018年欧洲理事会宣布暂停相关判断。2025年欧洲议会再次通过继续冻结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的决议，原因是报告称土耳其政府未能解决根本性的民主缺陷，土耳其当局正通过其行动“将国家进一步推向威权模式”。

⁸1980年1月24日，土耳其政府颁布了以经济自由化改革为主导的“1月24日决议”，厄扎尔在80年代初作为土耳其的经济顾问和总理，是该项决议的主要设计者，他被视为“经济改革总设计师”。1989年，厄扎尔担任总统并坚定其制定的经济自由化改革道路，为土耳其21世纪的经济腾飞奠定基础。

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旅游业、吸引外国投资、鼓励对外出口。1981 年土耳其允许自由结汇、1990 年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厄扎尔改革营造了对外开放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但土耳其进口依赖、财政赤字货币化、外债脆弱性高、外汇储备不足等结构性问题未能根本转变⁹，在 90 年海湾战争、99 年大地震等冲击下，土耳其深陷增长乏力、里拉贬值、通胀高企的“滞胀”困境，1994 年、1999 年、2001 年土耳其实际 GDP 分别收缩 4.67%、3.26%、5.75%。

第二阶段（2002 年-2017 年）结构改革成效显著，经济高速增长。2002 年正发党执政后，进一步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政策包括确认土耳其中央银行（CBRT）的独立性、设立银行监管机构（BRSA）、扩大私有化规模、削减公共部门债务等。2011 年，土耳其“2023 愿景”提出推动土耳其成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提高年出口额至 5000 亿美元，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等经济目标。2002-2017 年的 15 年间，

⁹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报告《Economic Surveys: Turkey 1980》指出了土耳其在 1980 年改革前经济内生问题：**1. 财政赤字货币化。**在土耳其政府的支出持续扩张、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税收制度缺乏调整的背景下，政府财政赤字不断走阔（1975 年公共部门总赤字约占 GNP 的 6%；1979 年上升至 10%）并通过央行直接贷款给政府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1978 年央行对政府贷款为 212 亿里拉，1980 年为 500 亿里拉）。**2. 短期外债占比高、**外汇枯竭、本币高估抑制出口。1979 年，未偿还债务总额 7.15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短期债务。而土耳其因为依赖能源石油进口（1977 年由于石油价格暴涨、占出口收入的 80%），出口以农产品及初级产品为主（占比出口总额 59%），导致土耳其常年经常项目赤字，1979 年经常项目赤字为 13 亿美元。外汇短缺、短期外债偿还问题，进一步增加财政压力，加大央行直接贷款引发高通胀。此外，由于官方采取固定汇率制，本币长期被高估，也抑制本国出口增长。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1980/01/oecd-economic-surveys-turkey-1980-g1g16ffb/eco-surveys-tur-1980-en.pdf>

土耳其 GDP 实际年平均增速为 6.57%¹⁰，CPI 同比增长由 2002 年初的 73.16%下降至 2017 年末的 11.92%。

但因依赖能源和原材料进口而产生长期贸易逆差，从而严重依赖外部资金（2017 年外债占 GDP 比重为 53%、其中短期外债占 GDP 比重 13%），国内经济脆弱性始终存在。2016 年 7 月土耳其爆发“居伦运动”和随后政治肃清行动¹¹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加剧了其经济脆弱性，亦为 2018 年的货币危机（也称“里拉危机”）埋下伏笔。

第三阶段（2018 年-2022 年）货币危机和“非正统”经济政策引发的增长高波动时期。2018 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土耳其出口到美国的钢和铝分别征收 50%和 20%关税，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在一年内贬值近 40%¹²。在土耳其通胀高企、里拉贬值的情况下，总统埃尔多安在 2021 年开启降息，且坚持推行低利率政策¹³（土耳其政策利率¹⁴由 2021 年 3 月的 19.00%逐步下调至 2023 年 2 月的 8.5%），同时

¹⁰该数值为剔除 2009 年的-4.82%（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算数平均，含 2009 年则为 5.86%。

¹¹在埃尔多安（土耳其时任总统）执政初期，法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曾是其主要盟友，埃尔多安利用居伦在政府机构中的影响力管理国家。2013 年，土耳其警方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埃尔多安盟友的反腐搜查行动，埃尔多安认定这是居伦推倒他下台的行动。此后，埃尔多安开始打击居伦联盟，包括关闭其经营的大量私人学校，并将怀疑是居伦追随者的人清除出保安部队和政府部门。2016 年 5 月，土耳其政府正式将居伦运动定为法图拉派恐怖组织（FETÖ）。2016 年 7 月，土耳其发生推翻总统埃尔多安的未遂军事政变，称为“居伦运动”（又称葛兰运动），尽管居伦本人否认参与，埃尔多安政府仍指责其为幕后主使，并借此展开了大规模肃清，波及军队、警察、司法、教育及媒体等领域，政变后的整肃行动已涉及超过 5 万人。

¹²数据来自土耳其央行，美元兑里拉中间价，2018 年 1 月 1 日为 3.78，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 5.27。

¹³埃安多安信奉伊斯兰教，他认为利率是“万恶之父母”并认为“央行不能无视总统指令”，破坏了央行的独立性。

¹⁴土耳其央行公布的一周回购利率（one-week repo rate）被视为政策利率，是央行调控通胀和汇率的核心货币政策工具。

大力推动基建并通过国有银行压低贷款利率提供信贷支持¹⁵。系列政策虽然一度刺激了经济增长（2021、2022 年的 GDP 实际增速分别为 11.44%、5.53%），但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里拉贬值（2017-2022 年间，里拉年均贬值幅度为 78%¹⁶），通胀持续攀升（2022 年 10 月 CPI 达 86%的历史高点），消耗外储（2022 年末外汇储备中可兑换外币为 754 亿美元、较 2017 年末下降 9%），国内经济脆弱性加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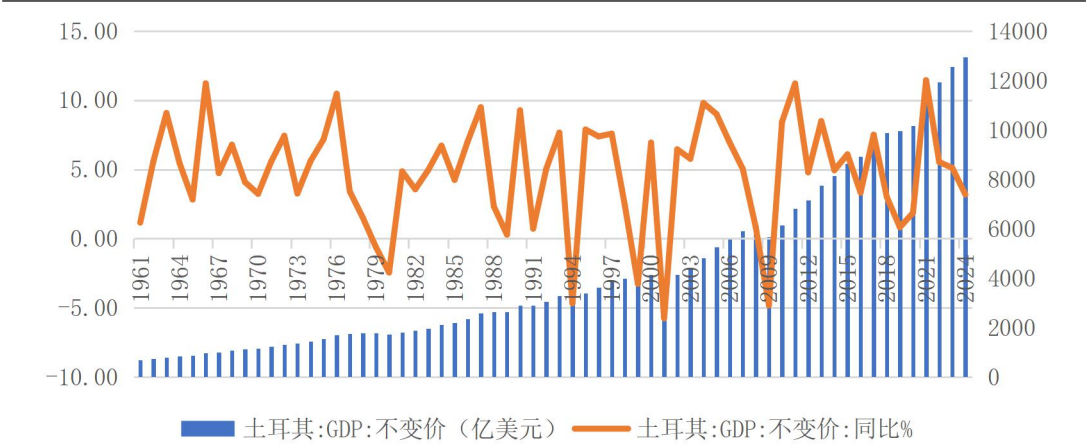
第四阶段（2023 年-至今）政策调整较为频繁，依然面临高通胀、货币贬值压力。2023 年 5 月，总统埃尔多安连任后，其组建的新经济团队推动“非正统”货币政策转向，进入激进加息周期（由 2023 年 2 月 8.5%大幅上调至 2024 年 3 月的 50%）。2024 年土耳其 GDP 实际增速 3.18%，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为刺激经济，2024 年 12 月土央行再度启动降息，货币贬值压力仍大。

但整体而言，尽管因经济脆弱性和外部非预期冲击，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土耳其经济总量仍持续提升，在突厥国家组织中的占比也不断提升（共有 6 个成员国，即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见图表 1-2）

¹⁵ 在“非正统”政策期间，政府通过行政令将国有银行将贷款利率压至 13-14%左右，而当期 CPI 高企（50-80%），负利差高达约 35-65 个百分点。同时，通过信用担保基金（KGF）放大杠杆，使本币贷款在 2021 年-2023 年间实际增速超过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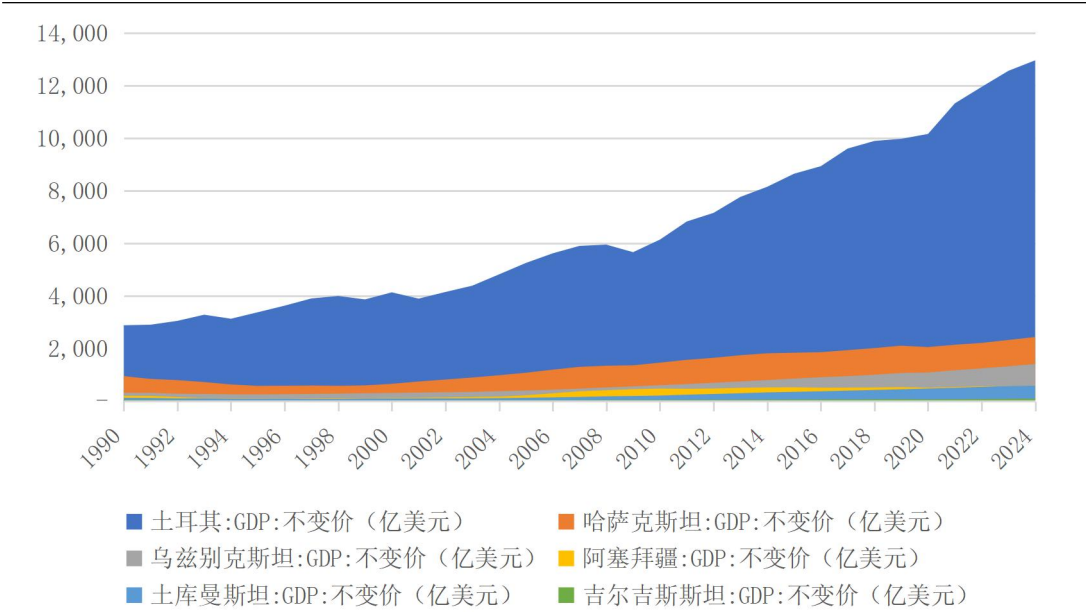
¹⁶ 根据土耳其央行数据，2022 年 12 月 30 日美元兑土耳其里拉中间价为 18.71，这一数字在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为 3.81，五年间下降 391%，算数平均年均降幅 78%。

图表 1：1980 年后，土耳其经济 GDP 总量明显提升，但因经济脆弱性和外部冲击多次陷入衰退



数据来源：土耳其国家统计局、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图表 2：土耳其经济总量在突厥国家组织（6 国）中处领先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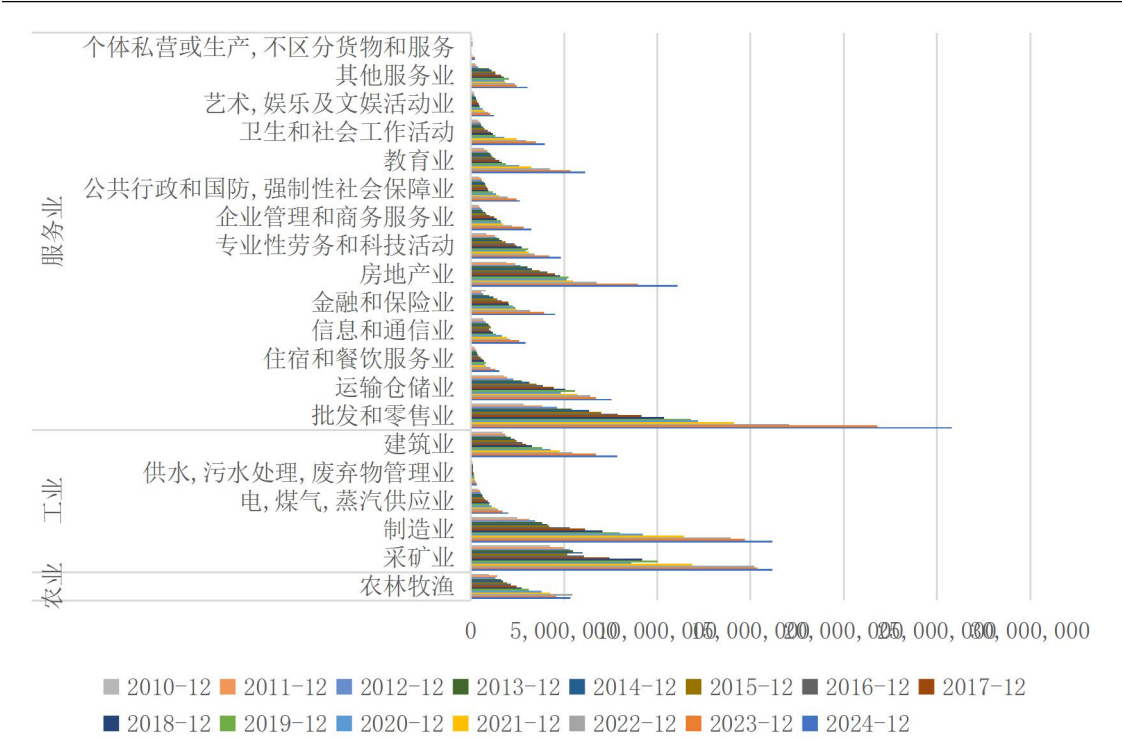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土耳其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工业以制造业为主。

2024 年土耳其农业、工业、服务业分别占 GDP 比重的 5.82%、25.50%、58.24%。服务业主要是批发零售、运输仓储、房地产三大行业，分别占 GDP 比重 12.98%、10.69%、

7.63%。工业部门主要包括制造业（纺织业、汽车制造、机械制造）和建筑业，分别占到 2024 年 GDP 的 16.84%、5.82%。近年，房地产、建筑业、住宿和餐饮服务业是增长最快的行业（图表 3）。

图表 3：土耳其产业结构（含所有行业，单位：亿里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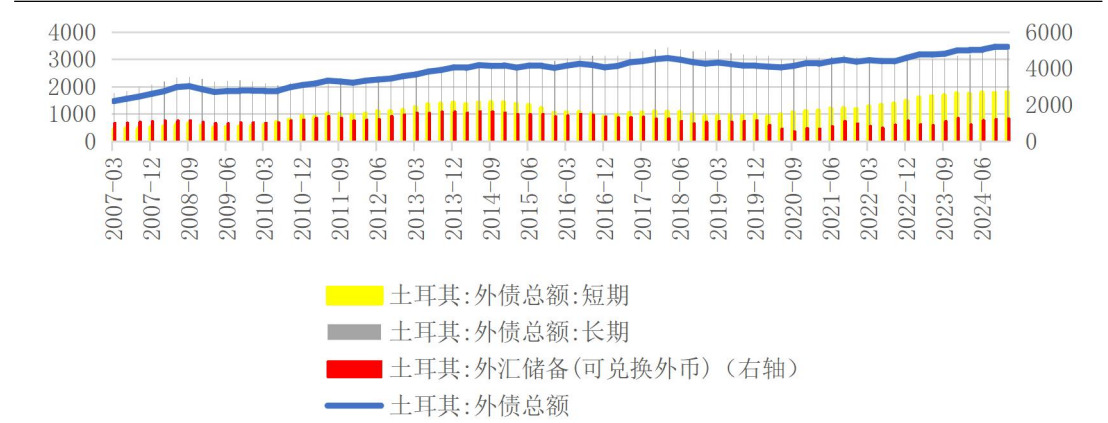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土耳其国家统计局、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土耳其属国内消费驱动型模式、设备及资源进口依赖度高，近年贸易逆差有所收窄，但外汇储备依然不足。在经济结构改革政策驱动下，土耳其积极刺激出口、缩小贸易逆差。但土耳其仍严重依赖进口，工业化发展需要进口机械设备、工业原料予以支撑，同时能源资源匮乏，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导致长期贸易逆差。2024 年，土耳其出口总额 2617.78 亿美元、进口总额 3440.10 亿美元，贸易逆差 822.32 亿美元、较上一年大幅

收窄 22.67%。外汇储备依然不足，截至 2024 年末，土耳其外汇储备为 1552.32 亿美元，其中可兑换货币占比 53.81%、为 835.23 亿美元¹⁷。外资流入无法缓解外汇缺口。2024 年，土耳其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金额仅为 113 亿美元、按年增长 6.6%。外汇储备无法覆盖短期外债偿还需求。截至 2024 年末，土耳其外债余额 5173.91 亿美元、占 GDP 比重 39%，其中短期 1798.94 亿美元（占比 14%），为可兑换外汇储备（835.23 亿美元）的 2.2 倍。土耳其正通过“本币融资”优先战略以应对外债压力。2018 年，土耳其政府颁布第 32 号法令，首次明确限制无外汇收入的居民和企业获取外币贷款，旨在防止外债无序扩张，降低汇率风险敞口，并通过外汇兑换监管、强制结汇、银行激励机制等手段，系统性鼓励使用土耳其里拉进行融资与结算。同时，土耳其政府通过多发本币国债来对外债做结构性替代。（见图表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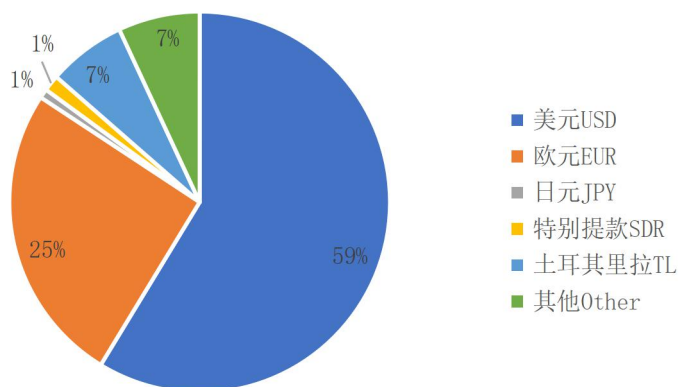
图表 4：土耳其外汇储备短缺、短期外债占比高的问题仍存（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土耳其国家统计局、IMF、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¹⁷ 数据来源于土耳其央行

图表 5：土耳其外债结构中，美元计价债务占比近 6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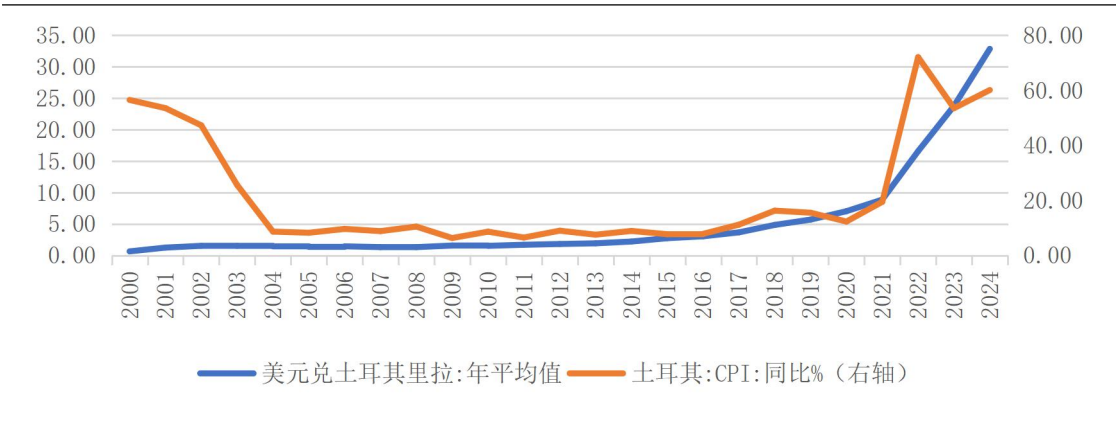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土耳其国家统计局、IMF、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土耳其面临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困境，货币政策面临抗通胀与促增长的权衡挑战。土耳其央行现行货币政策以物价稳定为目标，为应对高通胀，土央行于 2023 年 6 月启动激进加息（基准利率由 8.5% 上调至 2024 年 3 月峰值 50%）后，通胀阶段性企稳，2024 年 9 月起 CPI 水平回落至 50% 以下。鉴于通胀压力缓解，土央行于 2024 年 12 月再度开启降息以适度刺激经济。截至 2025 年 9 月末，基准利率已累计下调 950BP 至 40.5%，CPI 指数回落至 33.29%。但降息导致里拉汇率在 2025 年 10 月创下 41.94 的历史新低（2020-2024 年 5 年内里拉兑美元累积大幅贬值 493%，2025 年 1-10 月，里拉进一步贬值近 19%），货币贬值又进一步加剧输入性通胀压力。土央行在抑制物价和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之间艰难平衡，同时里拉汇率脆弱性制约了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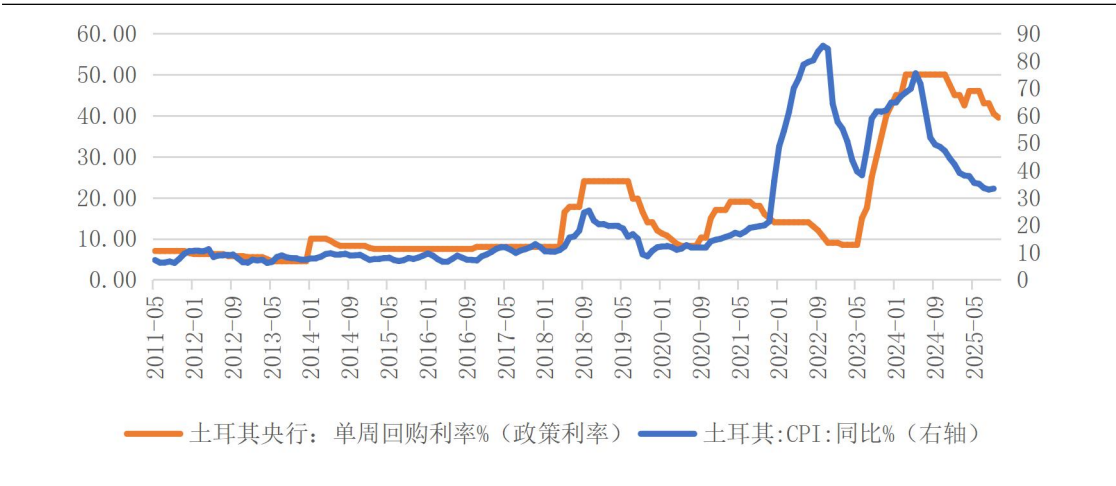
政策工具空间，要实现 2025 年末通胀目标值（25%）仍面临较大挑战（见图表 6-8）。

图表 6：土耳其陷入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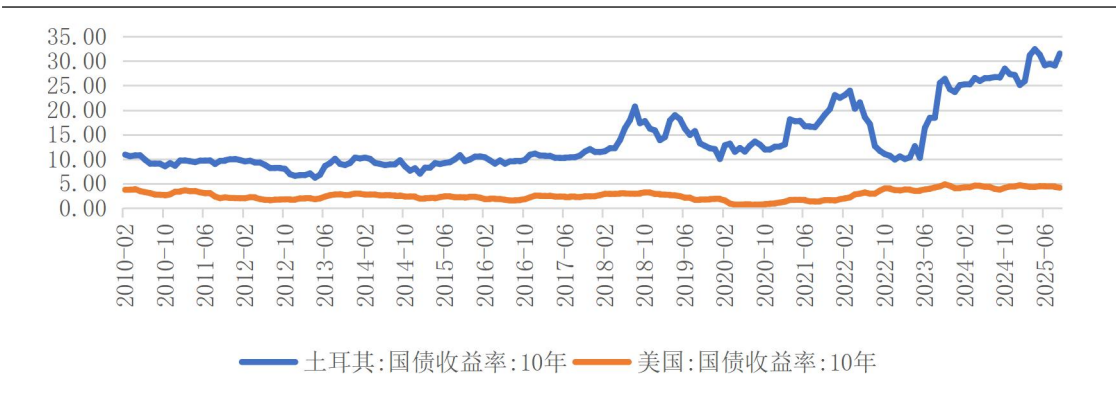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图表 7： 2021-2022 年土 CPI 攀升、但政策利率下调；2023-2024 年为激进加息周期；2024 年 12 月起土央行为适度刺激经济再度降息



数据来源：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图表 8：土耳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V. S.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数据来源：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土耳其证券及银行业相对成熟，但保险市场仍处初级发展阶段。土耳其仅有一个证券交易所，为成立于 2013 年 4 月的伊斯坦布尔交易所（BIST），由土耳其财富基金（80.6%）和卡塔尔石油投资公司（10%）¹⁸为主要持股人。BIST 由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贵金属和钻石市场组成。截至 2025 年 11 月 3 日，BIST 拥有 711 家上市公司，市值 15.22 万亿里拉（折约 3631 亿美元）。**银行业较为发达**，根据土耳其银行业协会公布，截至 2024 年末，全国银行业机构共计 58 家，包括国有银行（4 家）、私人银行（11 家）、存款保险基金下设银行（1 家）、外资银行（22 家）、发展和投资银行（20 家），总资产规模为 9260 亿美元。**保险市场机构众多，但发展较为滞后**，土耳其共有 73 家保险机构，包含 49 家非寿险公司、4 家寿险、16 家养老金公司、4 家再保险公司，截至 2024 年末，土耳其保险业总资产规模 23.60 亿里拉（折约 6733.66 万美元）；保费收入占 GDP 比重（保险深度）1.9%，低于新兴市场 2.9% 的平均值¹⁹。

土耳其伊斯兰金融近年增长较快，但在全球范围内规模占比仍较小。土耳其为满足穆斯林群体的需求和吸引中东资本，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发展伊斯兰金融（也称“参与金融”，Participation Finance），并设立特殊金融机

¹⁸ 数据来源于 BIST2024 年的年报公布。

¹⁹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于 2017 年公发布的《INSURANCE SUPPORTING DEVELOPMENT GOALS AND CREATING MARKETS》报告，由于未有其他权威机构对新兴市场相关数据做披露，故以此数作为参考。

构（Special Finance House）。该类机构运营采用利润分享、成本加利润销售等符合伊斯兰教义（禁止利息、投机等）的金融模式。目前，特殊金融公司被正式更名为“参与式银行”，纳入银行监管与监督机构（BRSA）的监管框架，与传统商业银行接受同等的监管标准。截至 2025 年 7 月末，土耳其伊斯兰金融参与银行有 6 家，分支机构共 1514 家，资产规模 34,400 亿里拉（折约 850 亿美元）、近两年年平均增速达 46%，但在全球范围内规模仍然较小（2024 年末全球伊斯兰金融资产规模 5.5 万亿美元、土耳其仅占约 1.5%）。

（三）社会文化环境（Society）：以土耳其族、伊斯兰教为主的现代世俗国家，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法律体系以大陆法系为基础

人口结构相对年轻，消费支出以居住为主。2024 年末土耳其总人口约 8600 万，在 194 个国家中排名第 18 位，占世界总人口的 1.0%。年龄中位数为 33.5 岁，生育率从 1950 年的 6.5 持续下降至 1.6，平均家庭规模 3.1 人，约 77%人口居住在城市。6 岁及以上人口识字率达 97.8%，25-34 岁年龄组接受高等教育比例达 44.9%。15-24 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14.9%，高于欧盟 27 个成员国，青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为 47.2%、失业率为 16.3%，56.3%的就业青年从事服务业。老龄人口比例为 10.6%，低于欧盟 27 个成员国，略高于世界老龄人口平均水平（10.2%）。根据土耳其 2024

年家庭预算调查，家庭在住房和房租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最高，为 26.0%；交通支出占比第二，为 21.6%；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支出占比第三，为 18.1%；总支出比重最低的类别依次为保险和金融服务支出（0.7%）、教育支出（1.6%）、以及娱乐、体育、文化和健康支出（2.3）。按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50%作为贫困线，相对贫困率为 13.6%；如若按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 40%作为贫困线，相对贫困率为 6.9%。2024 年调查数据显示，2023 年土耳其基尼系数为 0.413，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为 374,899 土耳其里拉（按当前汇率约 8900 美元），同比增长了 106.9%；2024 年高等教育毕业生主要工作年平均收入为 309,721 土耳其里拉（按当前汇率约 7400 美元），同比增长了 96.2%，其中男性平均收入高出女性 38%。

以土耳其族、伊斯兰教为主的现代世俗国家。土耳其族占 80%以上，库尔德族约占 15%。土耳其语（突厥语）为官方语言。土耳其绝大部分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其中超 80%属逊尼派。少数人信仰基督教、犹太教等。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实行政教分离，推行世俗化改革，宗教教育从公立学校分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与法律，例如土耳其法律体系以大陆法系为基础。埃尔多安执政时期，伊斯兰宗教影响力呈现显著回升态势。

（四）科技创新环境（Technology）：科技实力较强，政府重视科技发展和科研投入

创新指数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排名靠前，国防工业和航天科技实力较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5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报告，土耳其创新指数在全球 139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43 位，在 36 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排名第 3（低于中国和马来西亚）；伊斯坦布尔进入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第 58，安卡拉则跌出该百强集群。

土耳其注重提升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水平、近年在太空领域实现突破，积极推动量子计划和人工智能发展。2024 年 7 月，土耳其第一颗完全独立自研的通信卫星发射升空，土耳其也因此成为全球第 11 个有能力制造通信卫星的国家。根据土耳其国防工业局数据，2024 年土耳其武器出口额达 71.54 亿美元，连续两年增长近 3 成，创历年最高销售纪录，全球武器出口排名第 11 位，有 4 家军工企业入围全球百强军工企业，土耳其因此跃居世界第 12 大工业体。

政府重视研发投入，积极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2024 年土耳其中央政府预算中用于研发活动（R&D）的支出为 1785.8 亿土耳其里拉、支出占比 1.51%，中央政府研发支出占 2024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0.41%。**通过减免税收支持企业研发投入**，2024 年土耳其政府针对研发税收减免 1059.77 亿土耳其里拉，同比增加了 78.6%，享受研发活动税收优惠的企业数量为 10,569 家。**政府积极吸引外资，推**

动重点领域发展，2025 年土耳其政府采用“分类激励、精准支持”的思路，出台了多维全面的投资激励方案，核心目标是聚焦八大高科技领域、战略性产业领域、区域平衡发展等方面，吸引投资，推动中高端产业落地，提升土耳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同时兼顾区域平衡发展，推动土耳其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提升。

二、中国（含香港）与土耳其经贸合作情况

中国与土耳其自 1971 年建交以来，经贸合作从有序起步走向不断深化。1981 年两国先后签署了《中土贸易协定书》和《中土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此后双方陆续在海运、投资保护、水利、海关、农业、信息技术及核电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定，逐步构建起日益完善的经贸合作框架。2010 年，中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5 年两国签署《中国—土耳其关于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联合声明》，建立政府间合作委员会，推动“一带一路”与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对接，取得丰硕成果²⁰。2024 年 10 月，中土签署了《自然资源与采矿业双边合作谅解备忘录》²¹；**2025 年 6 月，中土签署了在土耳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皆为两国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²⁰ 安伊高铁、昆波特码头、胡努特鲁电站等一批标志性大型项目相继落地或投产，中欧班列实现双向常态化运营，有效促进了区域互联互通。

²¹ 该谅解备忘录旨在促进两国在矿业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合作，确定土耳其、中国 and 第三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机会，以及促进矿业技术和数字化方面的合作。2024 年 10 月土耳其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阿尔帕斯兰·巴伊拉克塔尔在访问中国时，强调了土耳其发现的重要稀土元素和关键矿产储量，并表示土耳其国有矿业和化工公司 Eti Maden 与中国公司就开发土耳其关键矿产储备正进行谈判。

便利化提供了新的动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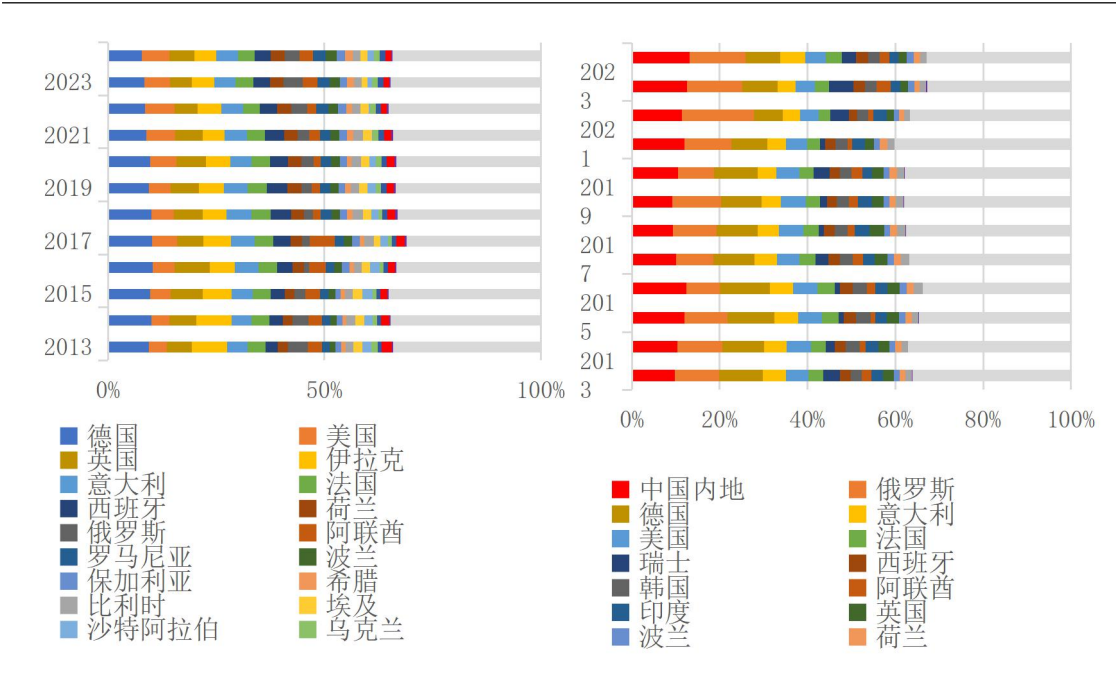
（一）中国（内地）与土耳其经贸合作概况：中国内地是土耳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国，对土投资聚焦于高端制造和新能源产业、占比仍偏低

1. 贸易：土耳其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俄罗斯，2024 年土耳其俄罗斯双边贸易额达 525.8 亿美元。土耳其早在 1951 年 10 月 17 日就正式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²²。作为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土耳其在 1995 年 3 月 26 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创始成员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土耳其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根据土耳其统计局（Türkiye İstatistik Kurumu, TÜİK）数据，土耳其 2024 年贸易总额为 6057.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9%；出口金额达 2617.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进口金额达 3440.1 亿美元，同比下降 5.0%，贸易逆差为 822.3 亿美元，同比下降 22.7%。分国别来看，2024 年土耳其出口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德国（204.3 亿美元，占比 7.8%）、美国（163.5 亿美元，占比 6.3%）、英国（152.9 亿美元，占比 5.8%）。2024 年土耳其进口排名前三的地区分别是中国内地（449.3 亿美元，占比 13.1%）、俄罗斯（440.2 亿美元，占比 12.8%）和德

²²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是一个政府间缔结的有关关税和贸易规则的多边国际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于 1947 年 10 月 30 日在日内瓦签订，并于 1948 年 1 月 1 日开始临时适用。由于未能达到规定的生效条件，作为多边国际协定的关贸总协定从未正式生效，而是一直通过《临时适用议定书》的形式产生临时适用的效力。关贸总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

国（270.8 亿美元，占比 7.8%）（图表 9）。

图表 9：2013–2024 年土耳其对各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结构（左）和进口结构（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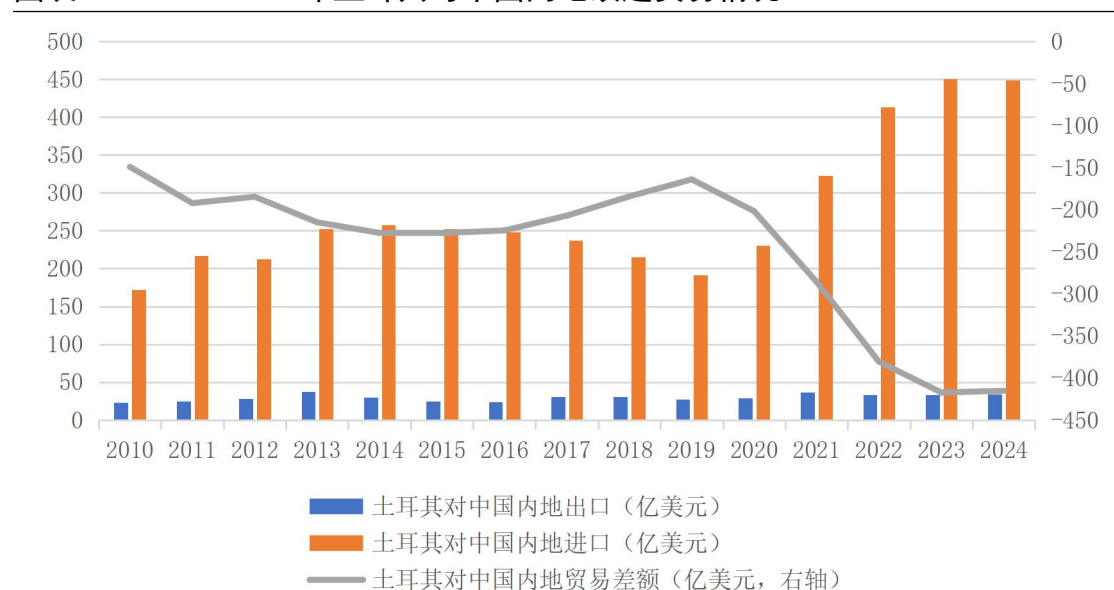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土耳其统计局，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中国内地是土耳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国。

土耳其与中国内地贸易关系密切，2020 年以来中土贸易额持续攀升，中国已经超越德国²³，跃居成为土耳其第二大贸易伙伴，2024 年土耳其与中国内地双边贸易额为 483.2 亿美元²⁴，与 2023 年基本持平，其中向中国内地出口金额为 33.9 亿美元（占比 1.3%，排在土耳其出口国家中第 20 位），同比增长 2.5%，进口自中国内地的贸易金额达 449.2 亿美元（占比 13.1%，第一大进口国），同比减少 0.3%，土中贸易逆差为 415.3 亿美元（图表 10）。

²³ 土耳其第三大贸易伙伴为德国，2024 年土耳其德国双边贸易额 475 亿美元。
²⁴ 中国海关口径统计中 2024 年中土双边贸易额 428.85 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土出口 381.15 亿美元，自土进口 47.7 亿美元。

图表 10：2010-2024 年土耳其与中国内地双边贸易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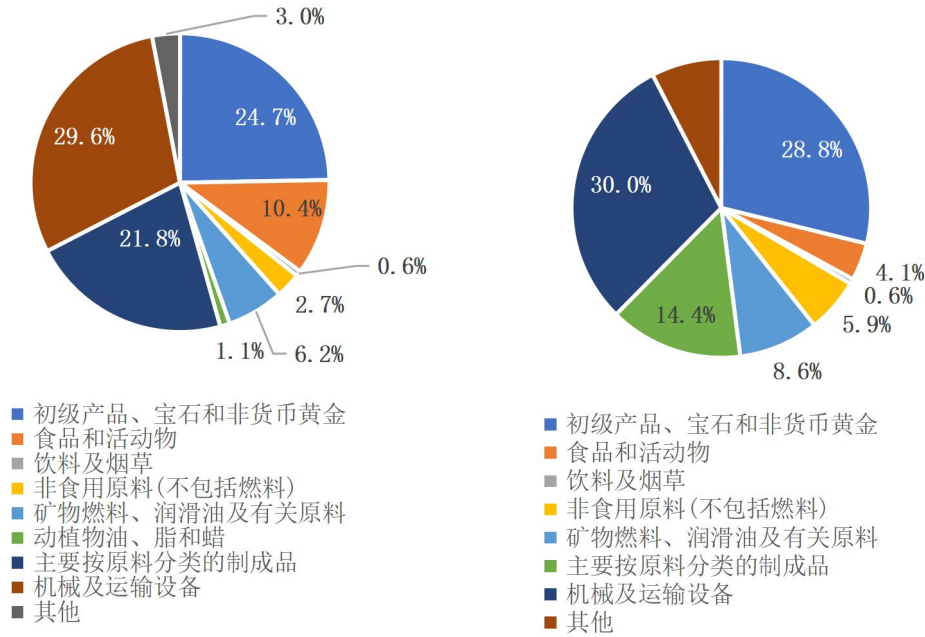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土耳其统计局、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土耳其进出口以机械、运输设备、初级加工品、宝石、非货币黄金等为主。从贸易产品类别来看，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在土耳其 2024 年出口商品中，主要产品类别包括：“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比 29.6%、“初级产品、宝石和非货币黄金”占比 24.7%、“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²⁵”占比 21.8%（钢铁制成品占总出口 4.7%）、“食品和活动物”占比 10.4%、“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占比 6.2%（其中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占总出口 5.9%）。2024 年土耳其进口商品中主要产品类别包括：“机械及运输设备”占比 30.0%（其中陆用车辆占总进口 9.0%），“初级产品、宝石和非货币黄金”占比 28.8%，

²⁵ “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是联合国贸易统计中一个专门的中间类别，包括皮革、橡胶、木材、纸浆、纺织纤维、非金属矿物以及钢铁和有色金属等单一原材料进行初级工业加工后形成的、尚不具备复杂机械或电子功能、但已脱离原料形态且可直接用于下游生产或消费的中间型商品集合。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占比 14.4%，“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占比 8.7%（其中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占总进口 6.4%）²⁶（图表 11）。

图表 11：2024 年土耳其出口产品构成（左）和进口产品构成（右）



数据来源：UNCTAD, Wind,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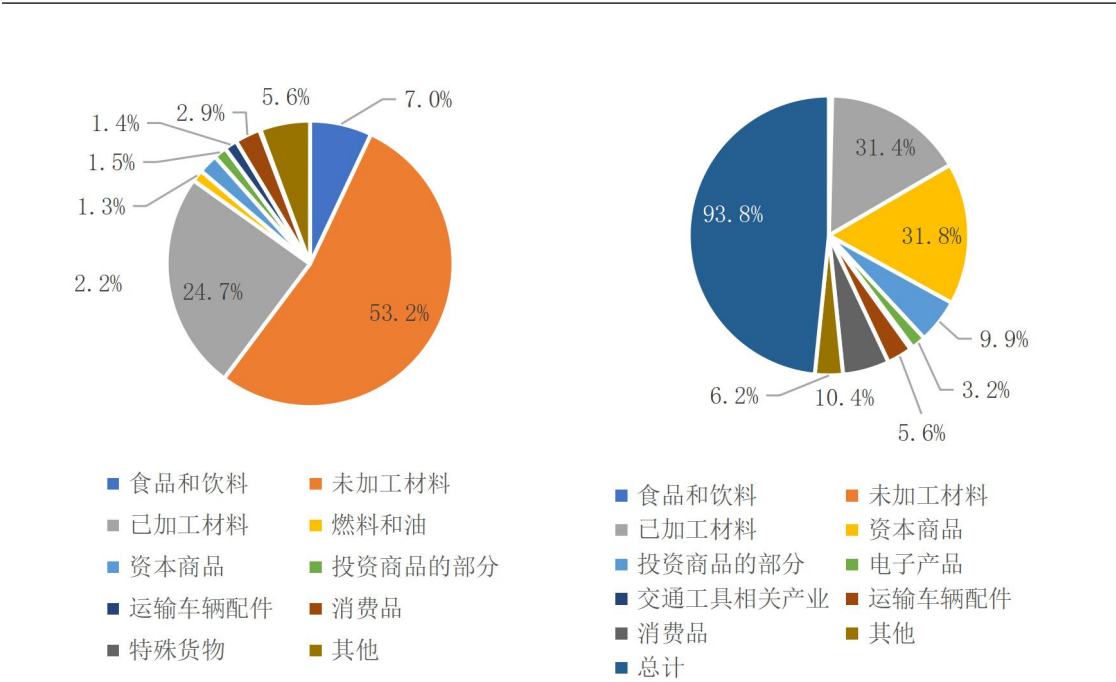
土耳其出口到中国内地的产品以矿产品、基础化工、消费品、食品为主；进口自中国内地的产品主要以机电整机与零部件、纺织品、化工产品为主。根据土耳其统计局数据²⁷，土耳其出口到中国内地的产品类别及占比分别为：

²⁶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按照 SITC 对土耳其贸易产品的分类统计。《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由联合国统计司 1950 年首次发布，最新版为 SITC Rev.4（2006 年发布，2015 年小幅修订），把商品按“原料程度→加工程度→产业归属”分成 10 大门类，与世界海关组织（WCO）制定并管理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 编码）互认，UNSD 提供官方“HS→SITC”对照表，UNCTAD、WTO、IMF 等机构据此把 HS 数据转换成 SITC，以便做长期趋势和结构分析。

²⁷ 在土耳其统计局的 Broa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BEC）口径里，“食品与饮料”被单独列为一类，而“消费品”另成一类，BEC 先按“用途 + 加工程度”把货物分成六大功能板块：食品与饮料（BEC 1）、消费品（BEC 2）、燃料与润滑油（BEC 3）、原料与初

未加工材料占比 53.2%（以散装植物油、油渣饼、生毛废棉、钢坯铝锭和水泥熟料等为主）、已加工材料占比 24.7%（包含纺织制成品、钢材、型材、汽车零部件及各类金属-化工制成品等）、食品和饮料占比 7.0%，消费品占比 2.9%。土耳其进口自中国内地的产品类别中，资本商品²⁸占比 31.8%，已加工材料占比 31.4%，消费品占比 10.4%，投资商品的部分²⁹占比 9.9%，运输车辆配件占比 5.7%（图表 12）。

图表 12：2024 年土耳其对中国内地出口产品构成（左）和进口产品构成（右）



数据来源：UNCTAD, Wind,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2.投资：中国内地对土投资聚焦高端制造和新能源产业，

级工业品（BEC 4）、资本货物（BEC 5）、零部件与配件（BEC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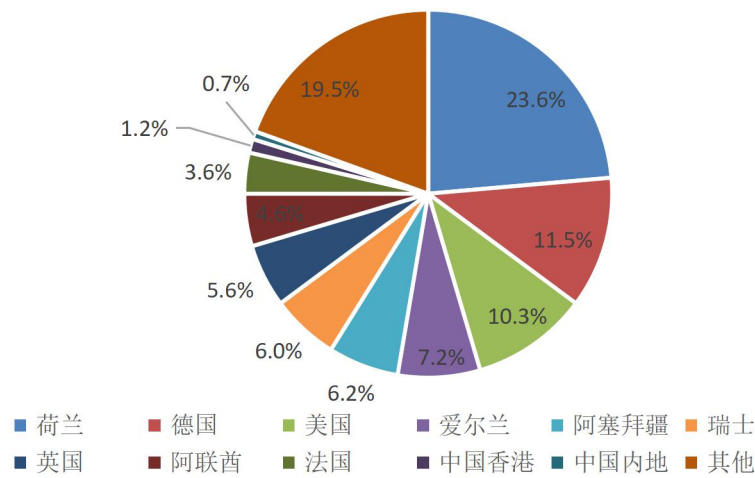
²⁸ BEC 口径中“资本商品”指可直接用于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整机设备（HS 第 84、85 章为主），如机床、纺织机械、印刷机、拖拉机、发电机组、变压器、医疗设备等。

²⁹ “投资商品的部分”指上述资本商品在维修、升级或组装时所需的可互换零部件与配件。

占比仍偏低。根据土耳其央行数据，2024 年土耳其国外直接投资（FDI）为 66.95 亿美元，主要投资来源国包括：荷兰（15.81 亿美元，占比 23.6%）、德国（7.73 亿美元，占比 11.6%）、美国（6.88 亿美元，占比 10.3%）。中国内地 2024 年对土耳其直接投资规模为 0.47 亿美元，占比 0.7%。中国商务部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ODI）与土耳其央行 FDI 数据存在较大差异³⁰，商务部数据显示 2024 年中国对土直接投资 2.65 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为 31.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中国对土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及年末在外人数都随对土投资项目有所波动，2023 年对土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8.09 亿美元，同比下降 29.1%，年末在外人数 897 人，同比增加 47.1%。中国内地对土投资主要集中在新能源、信息通信、高端装备与零部件制造等领域。例如中国公司比亚迪 2024 年 7 月与土耳其工业和技术部签署协议，计划投资约 10 亿美元建设年产 15 万辆汽车的工厂及研发中心公开消息显示该项目前期准备已基本就绪（图表 1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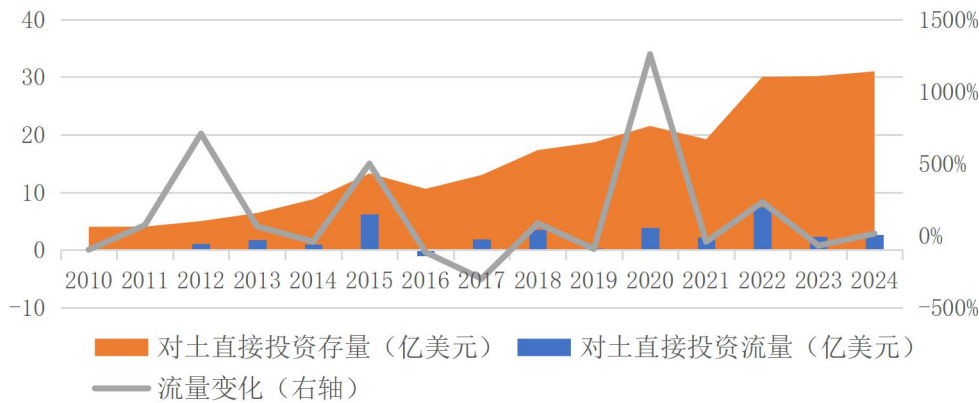
³⁰ “土耳其统计的来自中国的 FDI”与“中国统计的去往土耳其的 ODI”在理论上应该互为镜像，但两国采用的国际收支口径不同，所以数据存在差异。例如土耳其央行与中国商务部在统计直接投资时，对“再投资收益”、“最终来源”等原则的处理存在不同。

图表 13：2024 年土耳其外国直接投资 FDI 主要国别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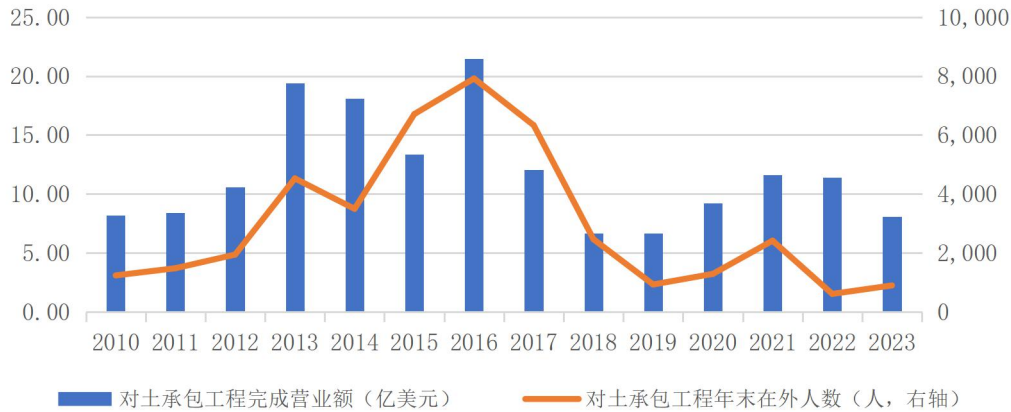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土耳其央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图表 14：中国内地对土耳其直接投资 ODI 流量及存量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图表 15：中国内地对土耳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及年末在外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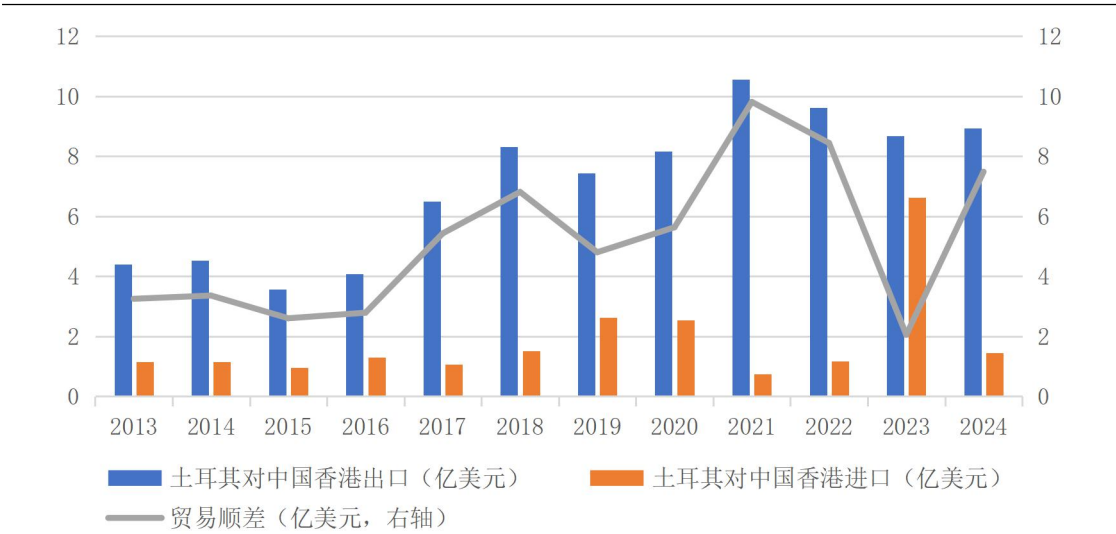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二）中国香港与土耳其：香港与土耳其贸易额相对较小、近年对港顺差增加，香港对土投资占比仍较低

1.贸易：土耳其自香港进口下降明显，对港顺差增加。土耳其 2024 年与中国香港双边贸易额为 10.4 亿美元，同比下降 32.2%，贸易顺差 7.5 亿美元，同比上升 264.6%，变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土耳其从香港进口金额大幅下降。2024 年土耳其出口中国香港 8.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占总出口 0.3%，排在土耳其出口地区中第 57 位。2024 年土耳其进口自中国香港金额为 1.5 亿美元，同比下降 78.2%，占土耳其总进口 0.04%，排在土耳其进口地区中第 90 位。进口大幅下降的原因可能包括宏观环境变动、订单所在地替代、汇率波动等因素。土耳其向中国香港出口的主要产品为贵金属/珠宝、汽车及零部件、针织产品等；土耳其自香港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电子及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³¹。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推动加强与土耳其的经贸往来关系，2024 年 9 月香港特区政府与土耳其签署了《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旨在降低两地投资者的税负（图表 16）。

³¹ 土耳其及香港双边贸易产品类别参考自 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OEC) 的土耳其-香港贸易专题页 (<https://oec.world/zh/profile/bilateral-country/tur/partner/hkg>)。

图表 16：2010-2024 年土耳其与中国香港双边贸易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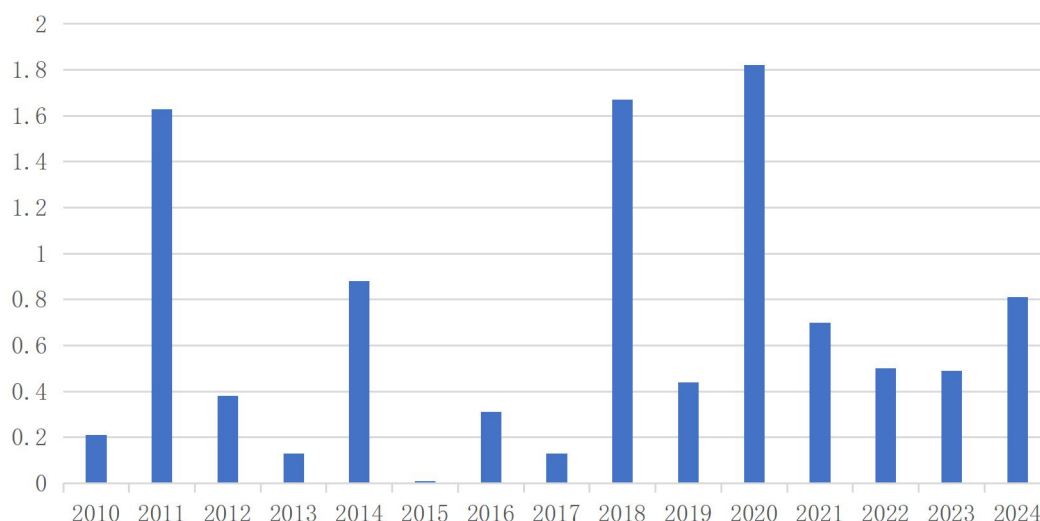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土耳其统计局、WIND、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2. 投资：港对土投资规模较小，聚焦于高新技术、数字服务等领域。

根据土耳其央行公布的数据，2024 年土耳其来自中国香港的直接投资流量规模为 0.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5.3%，占土耳其全年外国直接投资的 0.7%。2024 年 7 月，土耳其发布总统令，推出《土耳其国际直接投资战略（2024-2028）》，提出到 2028 年将土全球 FDI 份额提至 1.5%，聚焦投资环境和竞争力、绿色转型、数字化转型、全球价值链（GVCs）、人才池、沟通与推广六大领域，以高质量项目为抓手打造全球价值链核心节点。香港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高新技术、数字服务等领域，与土引资政策导向高度一致（图表 17）。

图表 17：2010-2024 年土耳其来自中国香港的直接投资 FDI 流量规模（亿美元）



数据来源：土耳其央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东南亚研究中心

三、土耳其经济发展前瞻：短期依赖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仍存、通胀和货币贬值压力较大；中长期看，凭借其链接亚欧大陆的枢纽位置、制造业基础和人口优势，以及国内系列政策对经济结构转型的着力推动，高通胀有望实现软着陆，经济增长潜力预计可进一步释放，但仍需持续关注地缘形势或有不确定性带来的内外部挑战

短期看，土耳其经济有望实现平稳增长，但高通胀与货币贬值压力仍大，货币政策面临抗通胀和促增长的权衡挑战。2025 年上半年土耳其经济增长 4.8%、高于市场预期，主要得益于强劲的国内需求、旅游业收入和政府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美联储降息周期为土央行降息以适度刺激经济提供有利外部环境，同时有利于缓解资本外流。伴

随内需和投资偏强、以及出口延续增长，2025 年土耳其有望实现稳定增长，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调土耳其 2025 年经济增速为 3.5%，2026 年为 3.7%。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经济景气度趋势回升但仍承压、地缘政治风险不确定性、高通胀与外债压力仍是需要重点应对的挑战。

中长期看，土耳其政府吸引外资、发展高科技产业等积极系列政策，有望加速经济结构转型，逐步缓解通胀和货币贬值困境，地缘局势阶段缓和也可提供有利外部环境，但仍需持续关注地缘形势或有不确定性带来的内外部挑战。土耳其 2025 年发布《2026-2028 年经济规划》，提出在抑制通胀（2028 年为 8%）的同时逐步将经济增速从 2026 年的 3.8%提升至 2028 年的 5%。聚焦高科技产业持续吸引外资、推动高科技产品制造与出口强国建设，叠加土耳其具备人口年轻优势、链接欧亚大陆的区位优势、广泛的工业制造业基础不断夯实、具竞争力的国防工业、以及贸易摩擦下的供应链承接机遇等有利条件，有利于缓解其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逆差、通胀与货币贬值问题。叙利亚内战、以巴冲突、土美关系等阶段缓和，为土耳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外部环境，但仍需关注中东及全球地缘博弈形势不确定性带来的内外部潜在挑战。



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
Chinese Bank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本文章版权属撰稿机构及/或作者所有，不得转载。

本文章发表的内容均为撰稿机构及/或作者的意见及分析，并不代表香港中资银行业协会意见。